

欽定熱河志

故事一

承德府全境，越在關外。自漢迄明，惟遼、金、元三朝全得之。其餘諸代，皆分割參錯之壤也。其一時用兵勝負，封貢往來，以及邊防、營建、行幸、振貸諸典，載在史傳，事迹紛如。於諸卷門類，無可附麗，而又不容遺逸。爰別匯成帙，以代相系，以類相從，祛繁復而資參互。庶一展卷間，時會之興衰，幅員之廣隘，約略可睹焉。志故事第二十二。

漢

匈奴

按：漢初，匈奴冒頓最強，然其建庭直代、雲中，不在今承德府全境內。今境乃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三郡邊外，與匈奴左方相接地也。至武帝拓塞之後，為漢塞地。匈奴更徙而西北，去今境益遠。茲但就其有事於上谷以東者，錄之。

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燕王盧綰反。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，往來於上谷以東。時在高帝末年。匈奴數千人盜邊，漁陽尤甚。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。元光六年。匈奴二萬騎入漢，殺遼西太守，略二千餘

人。又敗漁陽太守

《武帝紀》作入漁陽敗都尉。

軍千餘人，圍將軍安國，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，會燕救至，匈奴

乃去。

元朔元年。

《漢書·韓安國傳》：安國為材官將軍，屯漁陽，捕生口虜，言匈奴遠去。即上言方佃作時，請且罷屯。罷屯月餘，匈奴大入上谷、漁陽。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，出與戰。安國傷，入壁。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。上怒，使使責讓安國。徙益東，屯右北平。即元朔元年事。

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朔二年冬，匈奴入上谷、漁陽，殺略吏民千餘人。

荀悅《漢紀》：元朔五年春，將軍李息、將軍張次公，出右北平擊匈奴。

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漢使博望侯《武帝紀》作衛尉張騫及李將軍廣《武帝紀》作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。左賢王

圍李廣，廣軍四千人，死者過半，殺虜亦過半。當會博望侯軍救至，李將軍得脫，盡亡其軍。

元狩二年。匈奴入右北平、定襄各數萬騎，殺略千餘人。元狩三年。

《漢書·李廣傳》：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，與廣俱。異道，行數百里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，廣軍士皆恐。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，出其左右而還，報廣曰：『胡虜易與耳！』軍士乃安。為圍陣外向，胡急擊，矢下如雨。漢兵死者過半。漢矢且盡，廣乃令持滿毋發，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，殺數人，胡虜益解。會暮，吏士無人色，而廣意氣自如，益治軍，軍中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復力戰，而博望侯軍亦至，匈奴乃解去。

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遣誅貉將軍陽俊、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。莽二年，討匈奴也。

按：漢武帝擊破匈奴左地，因徙烏桓於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塞外，在今承德府北境。

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

互見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。

烏桓嘗發先單于冢，匈奴怨之，發二萬騎擊烏桓。大將軍霍光欲

發兵邀擊之，問中郎將范明友，明友言可擊。於是拜為度遼將軍，將二萬騎出遼東。匈奴聞漢兵至，引去。初，光誡明友：『兵不空出』。烏桓時新中匈奴兵，明友既後匈奴，因乘烏桓敝，擊之，斬首六千餘級，獲三王首還。元鳳三年。

按：范明友所誅之三王或系武帝所封，或即自稱為王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俱未詳。《昭帝紀》謂遼東烏桓反，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，將北邊七郡兵二千騎擊之。觀《匈奴》及《烏桓傳》，知明友本為邀擊匈奴而出，特乘烏桓之敝耳。

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：烏桓復寇幽州，明友輒破之。

元鳳六年。

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。

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匈奴遣使者責烏桓稅，烏桓距曰：奉天子詔條，不當與匈奴稅。匈奴使怒，收烏桓酋豪，縛到懸之。酋豪昆弟怒，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。單于聞，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，責殺使者，因攻擊之。烏桓分散，或散二上山，或東保塞。匈奴頗殺民人，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，置左地，告烏桓曰：『持馬畜皮布來贖之。』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，持財畜往贖，匈奴受留不遣。在平時。

按：武帝所徙之烏桓在五郡塞外，而塞上自為亭障之地。宣帝以後烏桓始保塞，乃入居

塞上之漸。

後漢

匈奴

按：匈奴當後漢時分為南北二庭，自相攻擊，罕為漢患。南單于居西河美稷，去今承德府境殊遠，而北單于則更遠矣。茲亦但錄其在上谷以東之事。

《後漢書·匈奴傳》：單于畏漢乘其敝，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。

建武二十二年。

北單于入雲中，遂至漁陽。

太守廉范擊卻之。

永平十六年。

延熹九年，南單于諸部并畔，遂與烏桓、鮮卑寇緣邊九郡。以張奐為

北中郎將討之，單于諸部悉降。

烏桓

按：烏桓在後漢時入居塞內，今承德府皆烏桓地。故于上谷等五郡，為患尤甚。

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：光武初，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，代郡以東尤被其害。朝發穹廬，暮至城郭，五郡民庶，家受其辜；至於郡縣損壞，百姓流亡。

《後漢書·祭彤傳》：建武初，匈奴、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，強盛，數入塞殺略吏人，朝廷以為憂，益增緣邊兵，郡有數千人，又遣諸將分屯障塞。

《後漢書·天文志》：元興元年，遼東貊人反，鈔六縣。發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烏桓兵討之。

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：永初三年夏，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，寇代郡、上谷。

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：中平四年，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。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、遼東太守楊終、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，舉兵自稱天子，寇幽、冀二州。劉攽曰：案張舉自稱天子，誤出一「兵」字。五年九月，遣

中郎將孟益，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。十一月，公孫瓚與張純戰于石門，大破之。

六年三月，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。《公孫瓚傳》：烏桓反畔，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，瓚

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，遷騎都尉。張純復與畔胡邱力居等寇漁陽、河間、渤海，入平原，多所

殺略。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，虜遂大敗，棄妻子逾塞走，悉得其所略男女。瓚深入無繼，反

為邱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。糧盡食馬，馬盡煮弩盾，力戰不屈。乃與士卒辭訣，

各分散還。時多雨雪，墜坑死者十五六。虜亦饑困，遠走柳城。劉攽曰：案遠當作還。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

人，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，自號『白馬義從』。烏桓更相告語，避白馬長史，乃畫作瓚形，馳

騎射之，中者咸稱萬歲。《劉虞傳》：中平初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，發幽州烏桓三千突

騎，而牢廩逋懸，皆畔還本國。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：今烏桓既畔，皆願為

亂，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，庶幾可定大業。舉因然之。四年，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

連盟，攻薊下，燔燒城郭，虜略百姓。舉稱天子，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。誘使烏桓峭王等步

騎五萬，入青、冀二州。虞復拜幽州牧，設賞購舉、純。舉、純走出塞，餘皆降散。純為其

客王政所殺，送首詣虞。

《三國志·魏武帝紀》：三郡烏丸承天下亂，破幽州，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。袁紹皆立其酋豪為

單于，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。遼西單于蹋頓尤強，為紹所厚。故尚兄弟歸之。數入塞為害。

建安十二年，公將北征三郡烏丸。諸將皆曰：袁尚，亡虜耳！蕃人貪而無親，豈能為尚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。萬一為變，事不可悔。惟郭嘉勸公行。五月至無終。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疇請為鄉導，公從之。引軍出盧龍塞，塞外道絕不通，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，經白檀，歷平岡，涉鮮卑庭，東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乃知之。尚、熙與蹋頓、遼西單于樓班、右平北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眾益盛。公車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陣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為先鋒，虜眾大奔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、北平諸豪，棄其種人，與尚、熙奔遼東，尚有數千騎。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、熙及速僕丸等，傳其首。《烏丸傳》裴松之注引《英雄記》曰：袁紹遣使拜烏丸三王為單于，皆安車、華蓋、羽旄、黃屋、左纛。

《三國志·魏武帝紀》裴松之注引《曹瞞傳》曰：時寒且旱，二百里無復水，軍又乏食。殺馬數千以為糧，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。既還，科問前諫者，眾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公厚賞之曰：孤前行乘危以徼幸，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！故不可以為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之。《田疇傳》：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，有欲討之意，而力未能。太祖北征烏丸，先遣使辟疇，隨軍次無終，時方夏水雨，而濱海汙下滯滯不通，虜亦遮守蹊要，

軍不得進。太祖患之，以問疇。疇曰：此道秋夏每常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船，為難久矣。舊北平郡治在平岡，道出盧龍達於柳城。自建武以來，陷壞斷絕，垂二百載，而尚有微徑可從。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，不得進而退，懈弛無備，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虛之地，路近而便，掩其不備，蹋頓之首，可不戰而擒也！太祖曰：善，乃引軍還，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：方今暑夏，道路不通。且俟秋冬，乃復進軍。虜候騎見之，誠以為大軍去也。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導，上徐無山，出盧龍，歷平岡，登白狼堆，去柳城二百餘里，虜乃驚覺。單于身自臨陣，太祖與交戰，遂大斬獲，追奔逐北，至柳城，軍還入塞。《烏丸傳》：太祖自征蹋頓于柳城，潛軍詭道，未至百餘里，虜乃覺。尚與蹋頓將眾逆戰于凡城，兵馬甚盛。太祖登高望虜陣，柳城軍未進。觀其小動，乃擊破其眾，臨陣斬蹋頓首，死者被野。

鮮卑

按：鮮卑興于建武之初，至漢末檀石槐益強，分為三部。其卓帳雖在代郡北，今承德府境亦其疆域所及也。

《後漢書·鮮卑傳》：永元十三年，遼東鮮卑寇右北平，因入漁陽，漁陽太守擊破之。延平元年，鮮卑復寇漁陽，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。兵馬掾嚴授諫曰：前道險阻，賊勢難量，宜且結營，先令輕騎偵視之。顯意甚銳，怒欲斬之。因復進兵，遇虜伏發，士卒悉走，惟授力戰，身被十創，手殺數人而死。顯中流矢，主簿衛福，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，俱歿陣。鄧

太后策書褒嘆，賜顯錢六十萬，以家二人為郎，授、福、咸各錢十萬，除一子為郎。

《後漢書·安帝紀》：元初四年，鮮卑寇遼西，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。互見《鮮卑傳》。

《後漢書·鮮卑傳》：永建三年、四年，鮮卑頻寇漁陽。六年秋，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，出塞擊破之。冬，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，斬首八百級，獲牛馬牲口。

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：建寧元年十二月，鮮卑及濊貊寇幽、并二州。熹平二年十二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四年五月，鮮卑寇幽州。五年，鮮卑寇幽州。六年十二月，鮮卑寇遼西。光和二年十二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三年冬閏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四年十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中平二年十一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三年十二月，鮮卑寇幽、并二州。

按：後漢之季，鮮卑屢寇邊郡，茲取其與今境相近者載之，餘不具錄。

晉

前燕

按：慕容氏自涉歸以後，至廆及皝并受晉封。逮晉咸康三年，皝始稱王。永和九年始不用晉年號。故自涉歸以後，凡有事于今承德府全境者，并錄之。

《十六國春秋·前燕錄》：慕容廆父涉歸，一名弈洛韓，以全柳城之勳，進拜鮮卑單于。晉太康二年冬，涉歸始寇昌黎，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，斬獲萬計。四年，涉歸卒。《通鑑》作六年。廆出避難。五年，國人迎廆立之，代領部落。初，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，廆將修先君之怨，表請討之。武帝弗許，

虜怒，入寇遼西，殺掠甚衆。帝遣幽州諸軍討之。自後復掠昌黎，每歲不絕。

按：《晉書·武帝紀》載：涉歸寇昌黎事，作太康二年十月，鮮卑慕容廆寇昌黎，三年三月，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于昌黎，殺傷數萬人。據《十六國春秋》及《通鑑》俱作慕容涉歸。蓋慕容廆以太康五年始立也。當屬《晉紀》之疏，因廆後復掠昌黎而致誤耳。

《晉書·康帝紀》：建元元年，石季龍帥衆伐慕容皝，皝大敗之。七月，石季龍將戴開帥衆來降。丁巳詔曰：慕容皝摧殄羯寇，乃至死沒八萬餘人。將是其天亡之始也。中原之事，宜加籌量，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，宜見慰勞。其遣使詣安西驃騎諮謀諸軍事。

《十六國春秋·前燕錄》：永和元年冬十月，皝以古者諸侯即位，各稱元年，於是始不用晉年號。

《晉書·穆帝紀》：永和三年夏五月，進慕容皝為安北將軍。

《前燕錄》作安北大將軍。

按：慕容氏世受晉封，自慕容廆于太康十年拜鮮卑都督，大興元年拜龍驤將軍大單于，三年加監平州諸軍事、安北將軍、平州刺史，四年拜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、車騎將軍、平州牧，進封遼東郡公。慕容皝於咸和九年，拜鎮軍大將軍、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，持節都督承制拜封一如廆故事。咸康四年，加征北大將軍、幽州牧領平州刺史。七年拜持節侍中大將軍大都督、河北諸軍事、幽州牧、大單于燕王。以是時未都龍城，

尚不在今境內。故不錄。

《穆帝紀》：永和五年四月，假慕容儁大將軍，幽、平二州牧、大單于燕王。

《慕容儁載紀》：永和五年，僭即燕王位，依春秋列國故事，稱元年。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為持節侍中大都督、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幽、冀、并、平四州牧、大將軍、大單于燕王。承制封拜，一如虜、氐故事。

按：《十六國春秋》載：儁元年受晉封爵。與《晉書·載記》同。而載記與本紀互異。今兩存之。考前燕慕容皝于晉成帝咸康八年十月始居龍城，至其子慕容儁二年當晉穆帝永和六年，復還于薊。今但錄其在龍城時事。

北燕

《十六國春秋·北燕錄》：太平九年四月，跋遣王特兒等入貢于晉。魏章武太守捕之。五月，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。跋使中書郎李扶報之。

按：後燕慕容寶永康二年，始去中山，走保龍城，當晉安帝隆安元年。至北燕馮跋太平九年，當晉安帝義熙十三年。中間與晉久相隔絕，惟是年一通使，餘無事可書。

宋

北燕

《南史·朱修之傳》：太武伐馮文通，修之及同沒人邢懷明並從。又有徐卓者亦沒魏，復欲率南

人竊發，事泄見誅。修之、懷明懼禍，同奔文通，不見禮。停一年，會宋使至，修之名位素顯。傳詔見便拜，彼國敬傳詔，呼為天子，邊人見傳詔致敬，乃始禮之。時魏屢伐黃龍，文通遣使求救，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。

《宋書·文帝紀》：元嘉十二年正月，封黃龍國主為燕王。

《十六國春秋·北燕錄》：太興五年正月，宏遣使詣建康稱藩，貢奉于宋。四月，遣右衛將軍孫德乞師于建康。

按：北燕馮宏太興五年，即宋文帝元嘉十年。

《宋書·高句麗傳》：跋死，子文通立，屢為索虜所攻，不能下。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，元嘉十二年，賜加除授。

按：文通，跋之季弟。《晉書·載記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十六國春秋》並同。《宋書》以為跋之子，誤。

校記

〔一〕散 《漢書》作「走」。

[illegible]

故事二

後魏

前燕

《魏書·昭成帝紀》：建國六年，慕容元真遣使薦女。七年二月，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於境。六月，皇后至。自和龍七月，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，帝許之。九月，以烈帝女妻之。八年，慕容元真使朝貢。

按：《十六國春秋·前燕錄》載：建元元年七月，昭成帝復求婚于皝，皝使納馬千匹為禮，昭成不與。又倨慢無子婿禮。八月，皝遣世子儁率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。昭成率衆遁走，評等無所見而還，即《魏書》所載薦女事也。至魏昭成建國六年，當晉康帝建元元年。其八年當晉穆帝永和元年，皆皝遷龍城後，儁遷薊前事。故錄之。

北燕

《魏書·太宗紀》：神瑞元年八月，遣謁者于什門招諭馮跋。泰常元年徙何部落庫儁官斌先降，後復叛歸馮跋。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討擊，大破之。斬斌及馮跋幽州刺史、漁陽公庫儁官昌，征北將軍、關內侯庫儁官提等首。生擒庫儁官女，生縛送京師，幽州平。泰常三年五月壬子，車駕東巡，至於濡源及甘松，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、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襲馮跋，

又命驍騎將軍延普自幽州北趣遼西為聲勢，帝自突門嶺待之，道生至龍城，徙其民萬餘家而還。六月乙酉，車駕西返。

按：後魏神瑞元年，當晉安帝義熙十年，北燕馮跋太平六年。後魏泰常元年，當晉安帝義熙十二年，北燕馮跋太平八年。

《魏書·李先傳》：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，克之，悉虜其衆。乃進討和龍。先言於道生曰：宜密使兵卒人備青草一束，各五尺圍，用填城塹。攻其西南，絕其外援，勒兵急攻，賊必可擒。道生不從，遂掠民而還。《尉古真傳》：古真弟諾，初為幽州刺史，加東統將軍，進爵為侯。長孫道生之討馮跋也，諾與驍騎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，轉寧東將軍，進爵武陵公。

按：是年當晉安帝義熙十四年，北燕馮跋太平十年。

《魏書·世祖紀》：延和元年五月，大簡輿徒於南郊，將討馮文通。六月庚寅，車駕伐和龍。七月己未，車駕至濡水。庚申，遣安東將軍、宣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，運攻具，出南道，俱會和龍。己巳，車駕至和龍，臨其城。八月甲戌，文通使數萬人出城挑戰，昌黎公元邱與河間公元齊擊破之。死者萬餘人。文通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以自固。己卯，車駕討紹，辛巳，斬之。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，帶方太守慕容元攻猴固，撫軍大將軍、永昌王健攻建德，驃騎大將軍、樂平王丕攻冀陽，皆拔之，虜獲生口，班賜將士各有差。九月

乙卯，車駕西還。十月癸酉，車駕至濡水。十一月乙巳，車駕至自伐和龍。二年二月庚午，詔

兼鴻臚卿李繼，持節假馮崇

文通子，封長樂公。

車騎大將軍、遼西王，承制聽置尚書已下，賜崇功臣爵

秩各有差。六月，遣撫軍大將軍、永昌王健、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。將軍樓勃別將五千

騎

《十六國春秋》作五百騎

圍凡城

原作瓦城誤。

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。徙其民三千餘家。三年六月辛亥，撫軍大將

軍、永昌王健，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、侍中古弼，督諸軍討和龍，芟其禾稼，徙民而還。太

延元年六月戊申，詔驃騎大將軍、樂平王丕等五將，率騎四萬東伐文通。己卯，丕等至於和

龍？徙男女六千口而還。

按：後魏延和元年，當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北燕馮文通太興二年。《十六國春秋》載拜崇假

節侍中、都督幽、平二州東夷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、平二州牧遼西王。

與此詳略有異。

《魏書·屈遵傳》：屈須

遵孫

子恆督諸軍東伐，進號鎮東大將軍。師次和龍，文通致牛酒以犒軍，

獻甲三千。恆責其不送侍子，數之以王命。

按：屈恆，《十六國春秋》作屈垣，考《魏書》恆字長生，當從《魏書》作恆為是。又

《韓茂傳》及《尉撥傳》皆云從樂平王丕討和龍，即此事也。

《魏書·世祖紀》：太延二年三月辛未，平東將軍娥清、安西將軍古弼率精騎一萬討文通，平州

刺史元嬰又率遼西將軍會之。五月乙卯，馮文通奔高麗。《古弼傳》：文通之奔也，弼部將高

苟子率騎冲擊賊軍，弼酒醉，拔刀止之，故文通得東奔。將士皆怨弼不擊，世祖大怒。徵還，黜為廣夏門卒。《樂平王丕傳》：初，馮文通之奔高麗，世祖詔遣送之。高麗不遣，世祖怒，將討之。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，宜優復之。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，然後進圖，可一舉而滅。帝納之，乃止。

安州

《魏書·封懿傳》：回懿族孫除鎮遠將軍、安州刺史。山民愿朴，父子賓旅同寢一室。回下車勒令別處，其俗遂改。《江悅之傳》：文遥悅之子肅宗初拜平原太守，遷後將軍、安州刺史。善于綏納，甚得物情。時杜洛周、葛榮等相繼叛逆，自幽、燕以南，悉皆淪陷，唯文遥介在群賊之外，孤城獨守，鳩集荒餘，且耕且戰，百姓皆樂為用。

營州

《魏書·肅宗紀》：熙平二年九月，城營州治和龍城。正光五年十月，營州城人劉安定，就德興據城反，執刺史李仲遵。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。德興東走，自號燕王。《盧同傳》：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，除同度支尚書、黃門如故，持節使營州慰勞，聽以便宜從事。同頻遣使人，皆為賊害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，賚書諭德興，德興乃降。安輯其民而還。德興復反，詔同以本將軍為幽州刺史、兼尚書行臺慰勞之。同慮德興難信，勒衆而往，為德興所擊，大敗而還。